

左傳直解

六十五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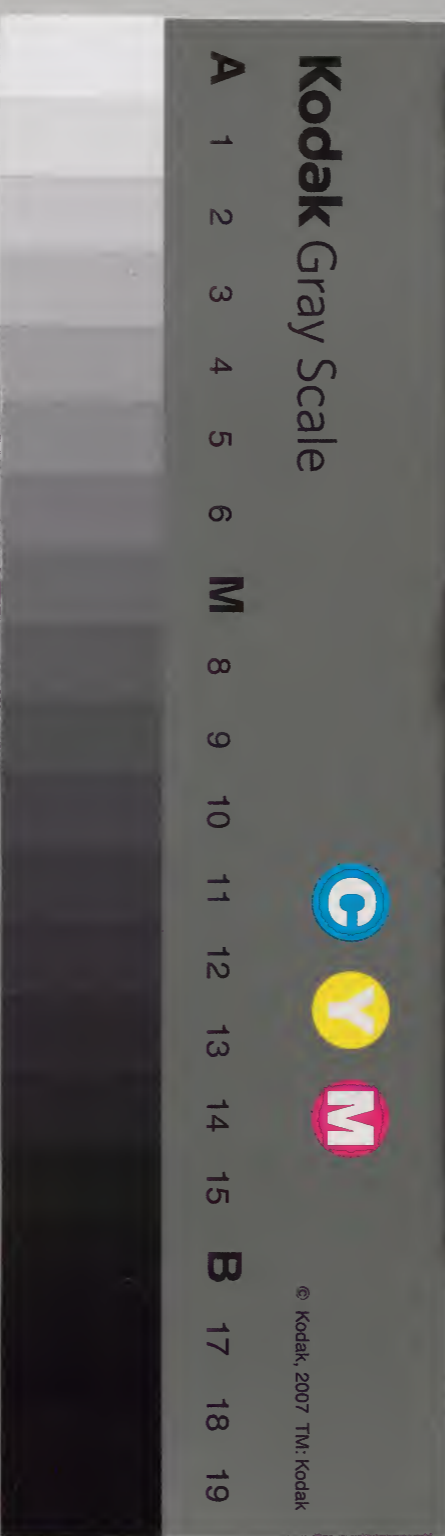
哀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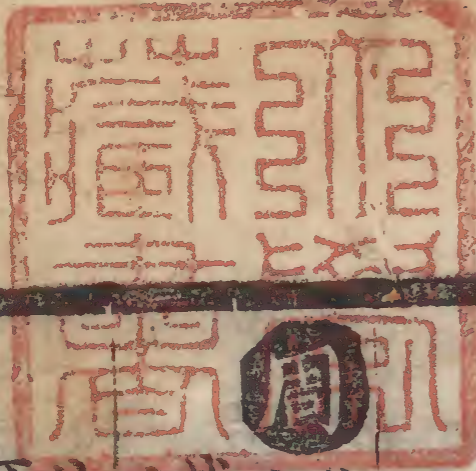
漢書門類			
二〇五	二	三	二
一三三	三	二	二
三七	七	三	二
三二	二	七	二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二〇五	二	三	二
一三五	三	二	二
二七四	四	二	二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052
冊數	32 (30)
函號	274 1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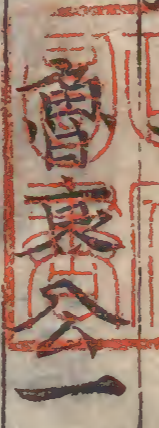
共三十二





音註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

之六十五



梅賾林堯叟唐翁

公名蔣定公之子蓋夫人定
姒所生謚法恭仁短折曰哀

周
敬王二十六年敬王崩故也按諸本敬王崩皆不同詳
哀王十七年敬王崩故也按諸本敬王崩皆不同詳
載敬王崩故也按諸本敬王崩皆不同詳
作哀王十七年敬王崩故也按諸本敬王崩皆不同詳
孰

鄭
十聲二年孔子卒

漢草文

齊

景公五十四年魯哀公五年景公卒安孺
子荼立是年弒悼公陽生立哀十年陳公
弒子簡公任立哀十四年田常弒簡公立
其弟驁為平公而相之專其國權齊自是
為田氏矣

宋

景公二十三年景公
三十八年孔子卒

晉

定公十八年晉霸襄微魯哀公十三年
會吳黃池吳始稱伯哀十六年孔子卒

衛

靈公四十四年魯哀公二年靈公卒孫出
公輒立是年六月晉納衛太子蒯聵于戚
父子爭國哀十五年父蒯聵入是為莊公
輒出奔哀十七年莊公出立公孫般師十
二月齊伐衛立公子起執般師以
歸哀十八年衛逐起衛侯輒復入

蔡

昭侯二十五年魯哀公四年昭侯
弒子成侯立成侯十二年孔子卒

曹

伯陽八年魯哀
公八年宋滅曹

滕

頃公十六年魯哀公四年頃公卒
隱公虞母立哀十一年隱公卒

陳

隱公八年魯哀公十
六年楚滅陳殺閔公

杞

隱公十二年魯哀公八
年僖公卒子閔公維立

薛

惠公三年魯哀
公十年惠公卒

言

郊公

邾

隱公十三年魯哀公七年魯入邾執邾子
益哀八年歸兵又討邾子囚諸樓臺拊之
以棘使諸大夫奉子革以
為政哀十年邾子益來奔

許

元公十年魯哀公

小邾

楚

昭王二十二年魯哀公六年昭王卒子惠王章立哀十六年楚自公勝殺令尹子西

攻惠王葉公攻白公白公自殺

秦

惠公七年魯哀公三年惠公卒悼公立

吳

夫差二年魯哀公元年入越棲越會稽越

行成哀十一年吳誅伍員哀十四年會晉

越

黃池越入吳哀二十年越滅吳

句踐三年魯哀公元年吳入越棲于會稽

以行成用大夫種范蠡為政哀十四年入

吳哀二十年圍吳哀二十一年始來聘魯

哀二十二年滅吳乃以兵北渡淮與齊晉

諸侯會于徐州周元王使人賜句踐胙命

為伯當是時越兵橫行於江淮東諸侯畢

賀號稱

霸王

經元年丁未春王正月公即位

無傳

楚子陳

侯隨侯許男圍蔡

鄭滅許矣其再見何復正

於復者也是故襄王嘗書出已而書許男則愈

於敬王書入矣許嘗書滅已而書許男則愈

襄陳蔡書歸矣春秋善復正

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無傳書秋齊侯

衛侯伐晉伐夷儀不書書次垂葭公會齊衛于牽帥狄

師襲晉戰于絳中猶不書也諸侯之無伯春
秋誠有不忍書也必於是而後書春秋蓋將
終焉是故春秋之初諸侯無王者齊鄭宋魯
衛也春秋之季諸侯無伯者亦齊鄭宋魯衛
也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邾隱公

傳元年春楚子圍蔡楚以諸侯圍蔡報柏舉也在

四年里而栽栽築墻長版也設版築為圍壘

再廣丈壘厚一丈高倍高二丈夫屯夫猶兵也壘

在壘裏屯守蔡夫屯並如字晝夜九日晝夜屯守凡如

子西之素子西本計為壘蔡人男女以辨

辨別也男女各別係累而出降使疆于江汝之間而還楚

使蔡徙國於江水之北汝水之南求田以自安也蔡權聽命故楚師還蔡於

是請遷于吳楚既還蔡人更叛楚就吳

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夫椒吳郡吳縣西南

扶報携李也携李在定十四年所謂遂入

越乘勝遂入越國越子以甲楯五千越自踐以甲

楯音盾保于會稽會稽山以自保使

大夫種因吳大宰嚭嚭故楚臣奔吳為大

因之○種上以行成于成吳子將許之夫

將許成伍負曰不可許成○負音不可臣聞之

所以臣樹德莫如滋必言樹立有德去疾莫如

盡必除去惡疾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

二年斟夏同姓諸侯澆寒浞子封於過者覆

四年傳曰澆用師滅斟灌及斟鄩氏○過

又徵鄩音尋反滅夏后相夏后相啓孫也

滅○相去聲后后相失國依於歸于有仍后相妻娠懷

身逃出自竇逃而自竇穴歸于有仍后相妻娠懷

歸其父母家生少康焉扣之遺腹生為仍牧正

仍仍古諸侯國少康其甚澆甚音忌能戒之

能戒備澆使椒求之少康欲殺之逃奔有

虞虞舜後為諸侯者為之庖正為有虞掌

以除其害類此以得虞思於是妻之以二

姚思有虞君也虞思白以二女邑諸綸綸

邑以綸有田一成方十里有眾一旅五百

旅能布其德其德豈布而兆其謀其謀猷以

收夏衆

收拾夏之遺民

撫其官職

撫循夏之官職

使女艾

謀澆

女艾少康臣使謀侯澆之

使季杼誘

殪

誘澆弟也季杼少康子也

遂滅

過戈

襄四年傳載少康滅澆于戈

復禹之績

夏禹

舊祀夏配天以配天

不失舊物

禹治天下

今吳不如過

今吳之強而越大

於少康

倍於少康

或將豐之

或者欲與

之不亦難乎

必為吳難句踐能親而務施

能親愛其民而務施思惠○施去下同施不失人

皆得其人

親不棄勞

則不親愛之誠與我同壤

越與吳相

接而世為仇讎

世爭戰為於是乎克而

弗取而既克其國

弗取

將又存之

而安存之違天

而長寇讎

○長張上下同後雖悔之

後雖悔之

後悔

不可食已

而不可消食姬之衰也

諸姬

日可俟也

而待計日介在蠻夷

之蠻夷

而長寇讎

是以是求伯

諸侯伯長○必不行矣此事必弗聽夫差

言退而告人子胥退而曰越十年生聚

生民而覆財而十年教訓富而後教故

後之二十年之外既富且教吳其為沼乎

謂吳宮室廢壞當為汙池也三月越及吳

平之言許越為平語吳入越越之役不書

于吳不告慶捷于魯越不告敗也告喪

與華同故復發傳○夏四月齊侯衛侯

救邲鄆定十三年趙繆以邲圍五鹿晉邑

○吳之入楚也在定四年使召陳懷公使從已

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懷公登進國人之于曰

今於欲與楚者右欲從楚者左

欲從吳者左無田從黨者隨黨而立

公而進陳大夫逢滑不左

之興也以福國之當興其亡也以禍

國之

必獲天禍今吳未有福賜今天未嘗楚未有禍亦

楚未嘗降楚以禍楚未可棄故未可棄吳未可從未

必與必與故而晉盟主也而晉乃諸若以晉辭未可與

吳若以晉事若何行如否公曰懷公國勝

楚國為君亡楚君棄非禍而何非天降之

對曰逢滑國之有是此言國家有多矣其類

何必不復豈必皆亡小國猶復雖能以小國

况大國乎而况楚國之臣聞所以聞國之興

也將國之視民如傷愛民如子是其福也

之民歸之則天佑其亡也將亡之以民為土芥

斬艾民力如治土芥惟是其禍也民怨則

謂禍楚雖無德楚雖未亦不艾殺其民亦

艾殺民力如治土芥惟是其禍也民怨則

暴骨如莽暴骨原野如草蓬入於廣而未見

德焉未嘗見吳天其或者天意正訓楚也

懼而改過使人禍之適吳吳之往歸於吳其

何日之有不言其陳侯從之陳懷公及夫差

克越今年夫差乃修先君之怨召陳不至

故夫差為修秋八月吳侵陳無鐘鼓修舊

怨也傳言吳不修德○齊侯衛侯會于乾

侯乾侯救范氏也范氏在朝師及齊師衛

孔圉鮮虞人伐晉鮮虞狄也魯師會齊取

棘蒲晉地○吳師在陳陳師猶在楚大夫皆

懼恐吳復曰闔廬惟能用其民言吳先君

其以敗我於柏舉以敗楚於柏今聞其嗣

又甚焉今聞吳光又將若之何將何道子

西曰楚令二三子恤不相睦言楚諸臣所

於不相睦無患吳矣不必以昔闔廬

食不二味其所飲食居不重席其所居處

室不崇壇平地作室器不彤鏤器用樸素

音同宮室不觀所居宮室無觀闕舟車不

飾所乘車無衣服財用所服之衣擇不

取費不選取堅厚在國其在天有苗癘天有

之苗○苗音親巡其孤寡親自巡問而

共其乏困給之○困苦則供在軍其在熟食

者分分猶徧也必須而後敢食先食其所

嘗者其有所嘗甘卒乘與焉卒乘之賤亦

尊入乘與勤恤其民勤勞憂恤而與之勞

逸與民均是以民不罷勞是以民效其力

皮音死知不曠不見曠棄吾先大夫子常易

之我楚子常反所以敗我也此闔廬所以今

聞夫差今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三宿以

積土為高曰臺有木曰榭障澤曰陂積水

宿有妃嬙嬪御焉妃嬙貴者嬪御賤者皆

子女之奉一日之行一日兩所欲必成之意

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玩好之物必以珍異是

聚珍寶奇異觀樂是務先務樂音洛視

民如雉視如寇讎而用之日新日新不已

夫先自敗也已

夫謂吳實先自取禍敗也。夫音扶。

安能敗

我

又豈能敗楚哉。為十二年滅吳起本。

○冬十一月晉趙

鞅伐朝歌

討范中行氏也。

經

二年戊申

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

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濼東田及沂西田

見三家專兵權也。○濼火號反又郭。

○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

及邾子盟于句繹

皆不書不足書也。○句音

鉤。○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滕子來朝

滕朝止此。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

聶于戚

于戚內弗受也。輒拒父也。後十二年

是輒拒父也。世子正也。屬辭。○秋八月甲戌

晉趙鞅帥師及鄭卒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

績

皆陳曰戰大。○冬十月葬衛靈公。無傳七

緩。○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畏楚而請遷故

○蔡殺其大夫公子馮

懷土而欺。○國

傳

二年春伐邾。魯三卿將伐絞。邾人

愛其土邾人愛絞故賂以漸沂之田漸水

以東沂水以而受盟而受盟于向繹○初衛侯遊

于郊衛靈公出游子南僕子南靈公也公

曰靈公謂余無子言蒯聵出奔無太子將立女子謂

欲立之為太不對子郚他日及至又謂之靈

又謂子郚對曰子郚郚不足以辱社稷言

不足以為君其改圖君其改心君夫人在

堂上有君三揖在下下有孤卿特揖大夫三揖

其揖依揖士旁三君命祗辱言立嫡當以

之今君私命事必不從○夏衛靈公卒經

祗適為辱○祗音支○夏衛靈公卒經

註夫人曰南子命公子郚為太子言立公

嗣君命也治命也對曰子郚郚異於他子

言已用同意與且君沒於吾手况靈公沒時

若有之此治命郚必聞之言當以臨且亡

人之子輒在亡人謂蒯聵乃立輒乃立輒

是為出公孫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太子于

戚衛大子即蒯宵迷夜行陽虎曰晉趙氏

右河而南是時河北流過元城界戚在河

南必至焉於戚使大子統統者始發喪

問八人襄經欲為衛人逆故襄音催為自衛逆

者為為自衛告於門告於戚哭而入而後

入遂居之子遂居於戚蓋輒以秋八月齊人

輸范氏粟范氏以居朝歌糧食鄭子姚子

般送之子姚即牟達子般音班士吉射逆

之范吉射以師迎趙鞅禦之趙鞅帥師禦

遇於戚晉鄭相遇於陽虎曰吾車少言我

少以兵車之旆旆先驅車也與罕

駟兵車先陳罕駟即子姚子般又先罕駟

自後隨而從之師隨而從之彼見吾貌鄭

在後不知虛實必有懼心見車多於是乎

會之戰也必大敗之鄭師從之趙鞅從

戰趙鞅以龜焦兆樂丁曰夫晉大詩曰

舉大雅 爰始爰謀 經始其事 爰契我龜 與

龜卜相契也。契如字又挈。謀協以故兆。兆

謂簡子始納衛大子。卜得吉。詢可也。詢但

衆可。簡子誓。趙簡子誓。曰范氏之族。吉射中

行氏之族。反易天明。德不事其君。斬艾百

姓。軒絕艾殺晉之。欲擅晉國。國之威權。而

滅其君。君而滅絕晉。寡君恃鄭而保焉。特鄭

其國。守今鄭為不道。為不道。人肆棄君助臣

棄晉君而二三子 將帥順天明 順天道好

從君命 逆之命 經德義 順之德義 除詬

取 除刷其討 逆之 諾在此行也 盡在於克

敵者 諸將之功者 上大夫受縣 千里一縣上

地 下大夫受郡 縣有四郡下大夫 士田十

萬 十萬畝 庶人工商 遂得遂 人臣隸圉免

免去 志父無罪 得志父 趙鞅入晉 陽以畔後

所得罪 君實圖之 當圖其賞 後君 若其有

父音甫

罪若以爲有絞縊以戮當絞其罪以桐棺三

寸棺用難朽之木棺四寸易壞故以爲罰也

設屬辟屬次大棺也辟施棺也王棺四重

重屬爲三重大棺爲四重君再重屬與辟

大棺爲一重大棺爲一重無辟唯屬與辟

制耳非正禮也今云不設辟者僭君素車撲

馬車馬撲素以載無入于兆不入於兆域下

鄉之罰也凡此數者此下鄉之罰爲衆甲

戊將戰將與鄭郵無恤御簡子郵無恤趙

鞅御車。衛太子爲右簡子車右崩贖爲登鐵

上并鐵立望見鄭師衆望見鄭師太子懼

崩贖自投于車下轆子良接太子綏子良

即王良以綏而乘之而載之於車曰婦人

也以崩贖爲婦簡子巡列趙鞅巡行曰畢

萬晉獻匹夫也言其亦獨七戰皆獲獻

公七戰皆有馬百乘也乘之家死於牖

下亦死牖下群子勉之勸諸將勉死不在

冠言死生繁羽御趙羅繁羽趙羅皆晉大夫宋勇為

右大勇亦晉大夫羅無勇趙羅不能乘車麋之趙羅使

在於車。史詰之詰問其故御對繁羽曰

疝作而伏言趙羅疝瘡疾作而伏衛太子

禱蒯躄禱曰曾孫蒯躄告祖考故昭告

皇祖文王皇大也康叔文王之烈祖康叔

烈顯也康叔始受文祖襄公蒯躄襄公孫

守文鄭勝亂從助臣鄭聲公名釋君晉午在

之祖鄭勝亂從助臣鄭聲公名釋君晉午在

難午晉定公名國有叛不能治亂治不能討

亂之使鞅討之師以討之蒯躄不敢自佚蒯躄

不敢自佚備持矛焉車右主擊刺敢告敢告

于無絕筋無折骨無折骨肉無

面傷無中弓矢以集大事集軍旅無作

三袒羞祖無作我三大命不敢請死生大命

佩王不敢愛佩玉質信以鄭人擊簡子鄭

或擊中肩中簡子之斃于車中于車中

趙鞅中肩中簡子之斃于車中于車中

獲其逢蠶旗之名獲簡子蠶旗音峰太子救之以

戈以荆賈為車右故鄭師北奔鄭師北獲溫大夫

趙羅雖北猶獲太子復伐之荆賈復

去復鄭師大敗鄭師獲齊粟千車鄭為齊

獲齊粟趙孟喜趙戰喜衛大夫曰可矣其言

凡千車趙孟喜趙戰喜衛大夫曰可矣其言

用傳假曰趙氏屬大夫雖克鄭勝鄭師

猶有知在難知氏將復為憂未艾也此憂

艾絕後趙氏竟初周人與范氏田先時以

范氏與晉公孫有稅焉范氏臣為范氏趙

氏得而獻之趙氏之眾得吏請殺之請殺

有趙孟曰為其主也言有之收稅何罪何

之止而與之田留其公孫有及鐵之戰役在

以徒五百人兵公孫有以步宵攻鄭師以乘夜

鄭取蠶旗於子姚之幕下取鄭師所獲之

之下獻曰簡子曰請報主德請報簡子追

鄭師簡子追之姚般公孫林二般音班大夫

殺而射殺鄭師而射晉師前列多死晉軍
行者多趙孟曰國無小有善射者亦既戰既
卒簡子曰趙鞅自吾伏弣嘔血吐也言已
而吐血○殺音切衣鼓音不衰鳴鼓進兵
今日之戰我上也為我功大子曰衛蒯吾救
主於車我以戈救車退敵於下再伐鄭我右
之上也我車右之郵良曰良即王我兩鞞將
絕在會將斷絕○鞞音印吾能止之止我能

絕我御之上也功我御車之駕而乘材乘載
橫木明細小也乃駕馬而載細小兩鞞皆
絕之兩鞞同時皆絕以明止使不絕○吳洩
庸如蔡洩庸吳納聘而稍納師蔡元年
遷于吳中悔故師畢入吳師盡蔡衆知之蔡
因聘而襲之蔡侯告大夫蔡昭侯告殺公子駟以說
之殺駟以說于吳言哭而遷墓將遷與先
不殺駟以說于吳言哭而遷墓將遷與先
蔡遷于州來註經

三年巳四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崩曠在戚而齊偕衛以圍之父子之義景公未之察也○夏四月甲午

地震無傳○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天火曰災○季

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無傳魯黨范氏故比年四城皆

懼晉也○宋樂髡帥師伐曹無傳○髡反○秋七

月丙子季孫斯卒○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

于吳無傳公子○冬十月癸卯秦伯卒無傳

卒悼公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無傳

傳三年春齊衛圍戚見經求援於中山中

即鮮虞之助○夏五月辛卯司鐸火司鐸火

踰公宮火之踰越魯宮桓僖災桓公僖救火者

皆曰合救火之人顧府顧府庫之藏南宮南宮

叔至叔即南宮也命周人出御書周

司周書典籍之官出俟於宮使待命曰危

女而不在危具也言具汝所我死其罪子

服景伯至景伯即子服命宰人出禮書宰

左傳卷之五十八

家宰之屬使以待命以待討命不共所命

之出禮書國有典刑校人乘馬乘馬使四

音共有常刑常之刑校人乘馬乘馬使四

四相從為駕之易巾車脂轄巾車掌車以

易百官官備各備其官府庫慎守府人各謹

守官人肅給居官之人整肅濟濡帷幕帷幕

幕於水中出濟鬱攸從之鬱攸火氣也從蒙

幕公屋以濡物蒙冒覆自太廟始始自太

重宗廟也外內以悛悛悛悛也外內各以助

所不給則力所不給有不用命有不肯用則

有常刑則加以典無赦無有公父文伯至伯

至命校人駕乘車乘車公車也季桓子

至即季孫御公為哀公立于象魏之外

立于象魏命救火者傷人則止則止勿救

財可為也重財則輕民命不欲命藏象魏有

司藏象魏使萬民觀之故謂其書為象魏曰

舊章不可亡也言國家故舊之富父槐至

之後至火所曰無備而官辦者而備豫無素

官猶拾瀋也瀋汁也此土呼汁為瀋於

是乎去表之稟表表火道風所向者去道

還公宮相連道周匝公宮使火無孔子在

陳仲尼時聞火聞魯有曰其桓僖乎言桓

盡而廟不毀宜為天所災○劉氏范氏世為婚姻劉氏

士范氏晉大夫世為婚姻之親莒弘事劉文公莒弘為劉

夫故周與范氏於范氏黨趙鞅以為討討

與范六月癸卯周人殺莒弘終禍天○秋

季孫有疾即季桓子命正常正常桓子之寵曰

無死勅勿從已死南孺子之子南孺子

之妻其子男也若生則以告則奉以而立

之立為季女也若生則肥也可肥季康子

可後季孫卒季桓子卒康子即位即季桓子

既康子在朝在魯之南氏生男南孺子正

常載以如朝正當從桓子遺言告曰告於

載所生男以如朝告曰君曰

夫子有遺言

夫子謂季桓子有遺命

命其圍臣曰

正當自稱以

南氏生男

若南孺子

則以告

於君與大夫而立之

則奉之以告於君大夫而立以為桓子後

今生矣

子矣男也

也

遂出奔衛

康子請退

視之

共劉魯大夫使視

則或殺之矣

則或

殺之乃討之

者討殺召正常

而反之

不反

言季氏家事也傳備

冬十月晉趙鞅圍

朝歌

范中行師

于其南城荀寅伐其郭

荀寅即中行氏伐

使其徒自北門入

荀寅

趙氏北郭之圍

已犯師而出

已犯師

外救自北門而入

出

已犯師

得

癸丑奔邯鄲

范氏故荀寅等奔之

也

言遷怒而殺其徒

四年

庚戌

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

昭

殺子成侯也書曰盜疏且賤者也以爲貴近無人也是故稱人稱國以殺是在官者無人

也稱盜以殺是也○蔡公孫辰出奔吳書公薨
氏孫于邾公子慶父自奔莒則夫人慶父與
聞乎殺矣與○葬秦惠公傳○宋人執小邾子
無○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皆弑君
音生○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晉執戎蠻
又注○師楚也○城西郭無傳城魯西○六月
是京師楚也○城郭無傳晉也○六月
辛丑亳杜災無傳天曰災亳社穀社也諸
亡國之社有屋使之以為廟拜所以戒亡國
得上通於天故灾不○秋八月甲寅滕子結

卒無傳頃公卒○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無
隱公虞母立○

以亂故是○葬滕頃公無

傳四年春蔡昭侯將如吳將朝者大夫恐

其又遷也承夫恐其又請遷于吳○蔡諸大

孫翩逐而射之而射之○射音下同侯入

於家人而卒昭侯中死以兩矢門之孫

自守其門衆莫敢進皆莫敢進文之錯後

至而大夫文之錯後衆曰謂衆如牆而進

使衆人并行多而殺二人翻以兩矢多則
 如牆俱進也錯執弓而先文之錯執射之錯中肘
 也錯執弓而先文之錯執射之錯中肘
 中錯之肘錯遂殺之孫公故逐公孫辰吳奔
 而殺公孫姓公孫盱盱即公孫霍○夏
 楚人既克夷虎夷虎者蠻夷乃謀北方乃謀
 之諸左司馬取申公壽餘葉公諸梁楚三子
 侯夫○取攀上致蔡於負函負函楚地此蔡
 又攀葉音攝致蔡於負函之故地人氏楚
 因以為邑今致之於致方城之外於繒關
 負函者會其衆也

繒關亦楚地會方曰吳將汴江入郢逆流
 城外之衆於此將奔命焉致此故蔡之衆
 為言吳將汴江將奔命焉與方城外之衆
 入郢○海素將奔命焉與方城外之衆
 將奔命焉為一昔之期昔一也襲梁及霍
 命焉為一昔之期昔一也襲梁及霍
 梁霍皆我蠻子之邑明單浮餘圍蠻氏
 日便襲梁霍使不知之明單浮餘圍蠻氏
 夫單浮餘圍蠻氏潰蠻氏之衆蠻子赤奔
 戎蠻氏之國蠻氏潰蠻氏之衆
 晉陰地上陰地河南山北自司馬起豐析與
 狄戎楚司馬及戎狄之衆以臨上雒以軍
 雒音洛○左師軍于羸和楚左師屯于上
 雒音洛○左師軍于羸和楚左師屯于上

徒。○蒐右師軍于倉野楚右師也于上使謂

陰地之命大夫士幾乃使人告晉陰地之

者曰曰晉楚有盟以來世有盟誓好惡同

之好則同好若將不廢言為楚討執戎蠻

子寡君之願也此楚君之不然苟不將通

於少習少習商縣武關也將大以聽命晉

以驅進士幾請諸趙孟請命於趙簡子趙

孟曰晉國未寧言晉國有范中行安能惡

於楚楚安能與必速與之必速執戎蠻士幾

乃致九州之戎戎在晉陰地陸渾者將裂

田以與蠻子將分裂土田而城之詐將為

且將為之下詐為卜城蠻子聽卜蠻子信之

遂執之執戎與其五大夫又執其以畀楚

師于三戶三戶今丹水縣北司馬致邑立

宗焉楚司馬復詐為以誘其遺民致以誘

遺民之而盡俘以歸盡俘執于楚○秋七月

齊陳乞子宿弦施多衛甯跪救范氏齊衛黨范

中行故庚午圍五鹿五鹿晉邑九月趙鞅圍邯

鄆范中行冬十一月邯鄲降邯鄲勢窮請荀

寅奔鮮虞即奔趙稷奔臨邑臨邑晉十二月弦

施逆之齊弦施遂墮臨邑遂墮臨邑以處國

夏伐晉齊國夏帥取邢任音藥鄆音鄆又

入又逆時音陰人孟壺口八邑晉地會鮮虞

納荀寅于拍人拍人晉邑齊弦施又會

五年晉春城毗無傳備夏齊侯伐宋

無傳○晉趙鞅帥師伐衛衛助范○秋九月癸

酉齊侯杵臼卒景公卒安○冬叔還如齊○

閏月葬齊景公無傳

五年春晉圍拍人范中行所荀寅士吉

射奔齊中行氏范初范氏之臣王生惡張

柳朔王生張柳朔皆范言諸昭子昭子即

王生薦張柳朔使為拍人使張柳朔昭子曰

朔於士吉射

問王夫非而讎乎而汝也夫非對

曰王生私讎不及公私家之讎不好不廢

過愛而不知其惡雖所甚好有惡不去善而

不知其善雖所甚惡有善義之經也此常經

臣敢違之而臣敢違之及范氏出拍人奔齊

張柳朔謂其子張柳朔謂其子爾從主吉射出奔

勉之忠勉力盡我將止死我將留此死王生授我

矣我以死節也吾不可以僭之僭不信

可以不言遂死於柏人張柳朔為范氏距晉戰死夏趙鞅

伐衛晉趙鞅范氏之故也衛黨范氏遂圍

中牟圍衛中牟之邑齊燕姬生子燕姬齊景公夫人

平不成而死未冠不成諸子景公諸子諸大

子荼嬖寵於景公荼舒荼舒荼徒三音諸大

夫恐其為太子也齊諸大夫言於公

進言於曰君之齒多矣言景公之年未有

太子無嫡長若之何將立公曰二三子間

於憂虞

言諸大夫當國家

則有疾疢

則恐

不得亦姑謀樂

亦且謀為

何憂於無君

景公

意欲立茶而未

公疾

景公使國惠子

高昭子立茶

國惠子即國夏高昭子即真

群公子於萊

真景公諸公子於

秋齊景公

卒

見經冬十月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

衛

皆景公子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

亦景

在萊

萊人歌之

乘人哀羣公子失

曰景

公死乎不與埋

景公死乎羣公子不得與

葬後乃為此歌

三軍之事乎不與謀

齊有

之事乎羣公子不得

師乎師乎

衆公子也言

重言以益其忠力

何黨之乎

出奔何所行乎

鄭駟秦富而侈

而後大

嬖大夫也

下鄭大

夫而常陳娣之車

服於其庭

富後鄭人惡

而殺之

鄭人惡

而子思曰

國參也詩

假舉大雅

不解于位

取倚解去聲其民

之收暨收所也暨忘也民之所安息也不此言與民同樂○暨許器反

守其位凡人守位不守而能以者天位者○鮮

矣鮮亦少商頌曰又舉商頌不僭不濫賞不

及及於無功罰不濫及於無罪不敢怠皇皇皇情不暇也不敢怠

命以多福故能膺天命以受多福秦道詩商頌故變端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之六十五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之六十六
梅賾 林堯叟 唐翁

魯哀公二

六年天子春城邾瑕無傳備晉也○晉趙鞅帥

師伐鮮虞○吳伐陳○夏齊國夏及高張來

奔齊殺其大夫高厚齊崔杼其君光齊國夏及高張來奔齊陳乞弒其君荼聖人之

垂誠矣○叔還會吳于相無傳○秋七月庚寅楚

子軫卒昭王卒立○齊陽生入于齊衛侯入于

喜弑其君則則喜為衛侯弑也齊陽生入○
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茶則乞為陽生弑也○

齊陳乞弑其君茶茶弑悼公○冬仲孫何忌

帥師伐邾無傳○宋向巢帥師伐曹無傳

傳六年春晉伐鮮虞即中山治范氏之亂

也四年鮮虞納荀寅○吳伐陳吳復復脩

舊怨也元年未得志故楚子曰楚昭吾先

君與陳有盟楚平王與陳盟不可以不救

簡書之義乃救陳乃出師師于城父志城師

父之地○齊陳乞偽事高國者高張國

之故先偽事焉每朝音潮下同必駮乘

焉陳乞必為高國駮所從凡行必言諸大

夫陳乞必言諸大夫曰彼皆偃蹇彼謂諸大夫

將棄子之命將背棄高國皆曰詐作諸大夫高

國得君高國得君必偪我於我害害盍去諸高

去何不去之○固將謀子若諸大夫安子

早圖之勸高國早圖之若欲莫如盡滅之

莫如盡滅諸需事之下也此事之最及大夫之為愈疑也

朝于及則曰陳乞則告彼虎狼也彼謂諸大夫貪

暴如虎性見我在子之側若見我借侍高殺

我無日矣必殺我不請就之位夫欲與諸大

故求就又謂諸大夫陳乞又告曰二子者

禍矣將言高國二子恃得君恃得君寵而欲謀二

三子而欲謀夫曰國之多難言齊國之多

聲貴寵之由皆由貴臣怙盡去之必盡去諸大夫

而後君定而後齊君既成謀矣國高之謀

盍及其未作也何未及高國先諸去之

作而後悔既作難而亦無及也事也無及於

大夫從之從諸大夫計夏六月戊辰陳乞鮑牧

圍孫及諸大夫及齊之以甲八于公宮公八

宮以昭子聞之昭子即高與惠子乘如公

惠子即國夏高戰于莊與諸大夫戰敗高

國共載往公宮戰于莊于六執之道敗高

敗國人追之齊國之國夏奔莒出奔莒遂

及高張晏圍弦施來奔晏圍嬰之子來奔魯

圍施不○秋七月楚子在城父楚昭王自

書非知將救陳卜戰與不吉龜兆卜退

今未至不吉龜兆王曰然則死也不可進退

師以不吉龜兆王曰然則死也不可進退

有死再敗楚師前已敗於柏舉今不如死

耳不如死棄盟陳先君好逃世之仇敵亦

不如死亦不死一也均其為也其死誰

乎死於仇敵命公子申為王申子西昭王

王不可子西則命公子結結子期亦昭王

亦不可子期則命公子啓啓子閻亦昭王

五辭而後許子閻五辭不肯將戰將與王

有疾昭王庚寅昭王攻大冥大冥陳地在卒

于城父昭王卒于子閻退子閻即公子啓

曰君王舍其子言昭王舍棄其所而讓群

臣而於諸臣遜敢忘君乎敢忘吾君從君

之命許從君以立而順也共順之立君之子

許從君以立而順也共順之立君之子

變君之立子而亦順也亦共順二順得一舉而
 奉之立子而亦順也亦共順二順得一舉而
 者二不可決也可行之不與子西子期謀公
 子申公于潛師閉塗潛師密發閉逆越女
 結定謀章即惠王立之是為而後還定
 之子章越文昭王妾立之是為而後還定
 位而後是歲也年有雲如衆赤鳥有雲氣
 還師色赤夾日以飛右以大陽左三日凡三日楚
 而衆夾日以飛右以大陽左三日凡三日楚
 子使問於周大史楚昭王使以休周大史
 曰其當王身乎日為人君妖氣守之故以

見之他國若禳之若禳祭而禳之可移
 不及他國若禳之若禳祭而禳之可移
 於令尹司馬令尹司馬當之王曰楚昭
 除腹心之疾欲除心昭王也喻言而實諸股
 肱而實其病於股肱何益何益於身不穀不
 有大過我不穀諸侯謙稱言天其大諸天必
 我大聲以死有罪受罰若因有罪而又馬
 移之又安得而接遂弗禳遂不初昭王
 有疾五時楚昭卜曰大史河為崇言有神

禍王弗祭昭五弗大夫請祭諸郊即楚

望祭有王曰三代命祀夏殺周三代之命祭

不越望請內山川祭竟江漢睢漳四水在楚

反餘楚之望也此楚所當禍福之至所以能

於楚不是過也川星辰而已不穀雖不

德言我睢無德河非所獲罪也無由得罪

其禍遂弗祭遂不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

論知大道之見識議其不失國也宜哉宜其能復

其國而夏書曰逸惟彼陶唐帝帥彼天常

言堯率循天之常有此其方堯都平陽舜

安邑皆在冀州有今失厥道行亂其紀綱大亂天下之紀乃滅

去聲又如字亂其紀綱大綱小紀乃滅

而亡其滅亡謂夏桀也尚書作乃底滅亡又

曰尚書允出茲在茲允信也言信出於

由已率常此一合書義言人能信由楚昭王

天可矣中矣以不〇八月齊郈意茲來奔國

之黨 ○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陳僖子即齊陳乞使
人召公子陽生齊陳乞使駕而見南郭且于且于
郭謂之南郭且于且于且于且于南曰嘗獻
馬於季孫嘗獻馬不入於上乘良馬不
得入於上乘良馬不故又獻此又欲此馬請與子乘
之共載以試馬為辭故欲二人出乘門出
郭而告之故陽生告已之故陳闞止知之闞
即子我陽生家臣先待諸外門先待陽生於
知其事○闞音瞰

去公子曰陽事未可知事之成否及與
也處闞止歸與其子其處戒之戒之使遂
行陽生與逮夜至於齊故以昏夜至齊國
人知之國人知而不言僖子使子士之母
養之陽生隱於僖子之子其母僖子妾也與饋
者皆入饋食之人入冬十月丁卯
立之立陽生將盟盟諸鮑子醉而往鮑子
也其臣差車鮑點鮑牧臣也差車主曰

此誰之命也言立陽生出陳子曰子信受命

于鮑子言我受此遂誣鮑子見其醉曰子

之命也言此乃出鮑子曰女忘君之為孺

子牛孺子即茶君謂景公女謂陳僖子言

使茶音而折其齒乎茶頓地故折而肯

之也而肯其遺命以立悼公誓首悼公即

首盡禮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吾子謂鮑

處事若我可若已可不必亡一大夫歸怨

者也若已可不必亡一大夫歸怨

於鮑子而亡之若我不可若已不可不必

亡一公子鮑子殺已故要之謂也亡義

則進我若進而為君否則退宜若子不以為

而不敢不唯子是從之命是聽子廢興無以亂

或廢或立則所願也願則我之所鮑子曰誰

非君之子之言陽生亦景公乃受盟於陽生

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胡姬景公妾也安

以孺子往去鬻以茶之母殺王甲孺子

齊之賴邑去鬻殺王甲孺子

拘江說孺子黨。囚王豹孺子黨于句實之

丘齊地或拘或曰文公使朱毛告於陳子

悼公使齊大夫曰微子則不及此微無也

賜不能及然君異於器與置器不同不可

以二國但一君器二副二不匱更迭為用

君二若有多難彼此敢布諸大夫敢

陳其義於儂子不對而泣陳儂子不對曰

君舉不信群臣乎齊之羣臣為不信乎

以齊國之困以齊國內有困又有憂

之困又有憂君不可以訪諸少去聲

是以求長君是以求長成之君而庶亦能

容群臣乎庶幾長君閱歷多而識不然苟

如夫孺子何罪夫孺子茶何所毛復命朱

復命於公悔之悼公深悔毛曰君大訪於

陳子君以國政之大而圖其小而圖去其

者可也庶手使毛遷孺子於駘悼公從其

遷焉子於齊之不至不至殺諸野幕之下
駝邑○駝音蒼
朱毛恐駝人不從乃駐葬諸及冒淳葬孺子荼
於野張幕而殺孺子
地○齊及冒淳之

七年癸丑春宋皇瑗帥師侵鄭鄭叛○晉

魏曼多帥師侵衛○夏公會吳于鄆○秋公

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它國言歸於魯

言來內○宋人圍曹○冬鄭駟弘帥師救

曹其再見以中國無伯而諸侯自相救也

侯自相救猶可也吳救陳諸夏亦幾於亡矣

傳七年春宋師侵鄭經書鄭叛晉故也定八年

始叛○晉師侵衛經書魏衛不服也五年

衛至今○夏公會吳于鄆吳欲霸中國吳來徵

百牢吳來召魯索子服景伯對景伯即子服何曰先

王未之有也先王制禮吳人曰宋百牢我

是時吳過魯不可以後宋魯不可居且魯

宋得百牢晉大夫過十一年聘魯會享以十牢

吳王百牢以待吳王不亦可乎言其景伯

曰晉范鞅貪而棄禮言范鞅貪縱而棄絕禮法以大國

懼敝邑以晉國之威故敝邑十一牢之故

特加其禮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君謂吳王若以先王

之禮命則有數矣則有常若亦棄禮若亦

於諸侯則有數矣數矣若亦棄禮棄絕

禮則有淫者矣則有淫過周之王也我

之下制禮制作上物上物天不過十二不過

十二以為天之數也天有十二次今棄

周禮周之棄絕而曰必百牢而必欲索亦

唯執事亦惟吳人弗聽吳人不言景伯

曰吳將亡矣言吳國有棄天而背本棄天

之數背周制禮之不與若不與必棄疾於

我必放棄乃與之乃與之大宰嚭召

季康子大康子使子貢辭辭不見大宰嚭

曰國君道長言國君長大於道路而大

夫不出門政卿大夫此何禮也君勞臣逸

對曰

子貢

豈以為禮

豈敢

以此

畏大國也

謂大國

畏懼大國

盡行

大國不以禮

命於諸侯

謂大國

謂大國

謂大國

不以其禮法

苟不以禮

苟不以禮

苟不以禮

苟不以禮

豈可量也

謂大國

則其色藏

寡君既共命焉

魯君既出會共

魯君既出會共

魯君既出會共

魯君既出會共

魯君既出會共

豈可量度

寡君既共命焉

魯君既出會共

魯君既出會共

魯君既出會共

魯君既出會共

魯君既出會共

其老豈敢棄其國

大夫稱老言季康子

大夫稱老言季康子

大夫稱老言季康子

大夫稱老言季康子

大夫稱老言季康子

大夫稱老言季康子

大端委以治周禮

大端玄端服委冠也言

大端玄端服委冠也言

大端玄端服委冠也言

大端玄端服委冠也言

大端玄端服委冠也言

大端玄端服委冠也言

仲雍嗣之

仲雍大周大王之長子

仲雍大周大王之長子

仲雍大周大王之長子

仲雍大周大王之長子

仲雍大周大王之長子

仲雍大周大王之長子

斷髮文綉

以為飾

嬴衣露體以為盛

嬴衣露體以為盛

嬴衣露體以為盛

嬴衣露體以為盛

嬴衣露體以為盛

豈禮也哉

非以為

非以為

非以為

非以為

非以為

非以為

有由然也

避災害有由

避災害有由

避災害有由

避災害有由

避災害有由

避災害有由

反自郕

反會郕

反會郕

反會郕

反會郕

反會郕

反會郕

季康子欲伐邾

季孫肥

季孫肥

季孫肥

季孫肥

季孫肥

季孫肥

乃饗大夫

欲伐邾

欲伐邾

欲伐邾

欲伐邾

欲伐邾

欲伐邾

謀之

可謀其

可謀其

可謀其

可謀其

可謀其

可謀其

子服景伯曰

小所以事大

小所以事大

小所以事大

小所以事大

小所以事大

小所以事大

小國

而欺邾

而欺邾

而欺邾

而欺邾

而欺邾

而欺邾

不仁

施仁

施仁

施仁

施仁

施仁

施仁

民保於城

民恃城

民恃城

民恃城

民恃城

民恃城

民恃城

城保於德城施德以為安失二德者失信與仁危將焉

保脫有傾危其將孟孫曰孟懿子二三子

以為何如怪諸大夫不問之惡賢而逆之惡猶安也

孟孫賢景伯故言安有賢如景伯而可不順其言者○惡音烏對曰諸大夫答

禹合諸侯於塗山塗山在壽春東北昔禹合諸侯於塗山執

王帛者萬國諸侯執王附庸今其存者諸侯尚

無數十焉不滿數唯大不字小惟大

小不事大也小國不能服事大國

以知必危知必危何故不言我諸大夫不自

言孫所怪也且附季孫意魯德如邾孟孫大

無以勝邾而以衆加之但欲特衆可乎不言

可不樂而出季孟意異倭直不同秋伐邾

公伐及范門及邾門猶聞鍾聲猶擊鍾作樂

大夫諫不聽諫不從茅成子請告於吳成

即茅夷鴻邾大夫不許不許公曰魯擊柝

聞於邾魯邾擊柝相聞言其近吳二千里

吳與邾相去二千里不三月不至行不能至邾十日何及

於我之緩急我且國內豈不足自內可之

魯成子以茅叛成子知其邑叛師遂入邾

魯師遂入邾子處于宮衆師晝掠衆

白晝虜掠取財物邾衆保于繹于繹山師宵掠

衆師復乘夜虜掠晝以邾子益來益即獻

于亳社與其亡國囚諸負瑕負瑕之邑

負瑕故有繹前者魯得邾子就彼以屈辱之

邾茅夷鴻即茅成子也以束帛乘韋束帛帛十端為五匹

作一束也乘韋熟韋四張也乘去聲下同自請救於吳命無君

言自曰魯弱晉而遠吳邾為遠馮恃其

衆馮依負恃其國之衆而背君之盟背棄吳

訖碎君之執事碎陋吳國執事以陵我小

國邾以陵虐我邾非敢自愛也邾之滅亡懼

君威之不立所恐懼者吳之君威之不立

不能植立小國之憂也則此小國無以自若

吳之威令小國之憂也則此小國無以自若

夏盟於郟郟即郟也若夏秋而背之

方諸侯四方從吳其何以事君何以事君

且魯賦八百乘魯大國以八百君之貳

也吳之敵也此邾賦六百乘邾小國以六百

君之私也私屬也以私奉貳以私奉

大唯君圖之唯吳君其吳子從之為明年

傳○宋人圍曹曹曰圍鄭桓子思曰

參也桓宋人有曹宋若滅曹鄭之患也

鄭國邊不可不救而救之冬鄭師救曹

出師以侵宋以救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

于社宮先時曹有或人夢衆而謀亡曹謀而

滅亡曹叔振鐸祖曹始請待公孫彊請衆君

孫彊為政許之許待之君子旦夢之而求之

曹編求公孫無之無所謂公戒其子夢者

其曰我死我死爾聞公孫彊為政汝若

子孫

子孫

疆為必去之無必去曹國及於難及曹伯陽即位定在

年好田弋也○好田獵射弋弋繳射曹鄙人公

孫疆好弋曹守邊鄙之人公孫強獲白鴈

得白鴈疆弋獻之伯陽於且言田弋之說且

伯陽以田弋之說之○伯陽喜悅其言因訪

政事因訪問公孫疆大說之伯陽大喜有寵寵

疆公孫使為司城以聽政使公孫疆為曹夢

者之子乃行曹國以避禍疆言霸說於

曹伯之說於伯陽曹伯從之伯陽聽乃

背晉而奸宋乃背晉之盟宋人伐之伐晉

人不救盟晉怒曹背築五邑於其郊宋取曹

城築之於其近郊曰黍丘所築五大城鍾邠邑名也

為明年入曹事○邠音于

八年甲寅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

歸也係曹摯於國周之後摯之卒夫子之刺

篇也傷天下之無王也曹之卒○吳伐我

○夏齊人取讎及闡不書伐兵未加○歸邾

子益于邾○秋七月○冬十有二月癸亥杞

伯過卒無傳僖公卒○齊人歸讎及闡不言

之無

八年春宋公伐曹宋景公將還師褚

師子肥殺宋大夫褚師子肥為曹人誑之

曹人誑而辱之○不行殺兵止師待之

曹人誑而辱之○不行殺兵止師待之

曹人誑而辱之○不行殺兵止師待之

反之命之反遂滅曹宋師終故執曹伯陽伯及

司城彊公孫以歸以歸殺之殺陽及彊終

○吳為邾故邾茅夷鴆乞師將伐魯將為

魯問於叔孫輒輒名故魯人吳王叔孫輒

對答吳曰魯有名而無情言魯有大國之

伐之若伐必得志焉志於魯退叔孫輒

而告公山不狃孫不狃亦故魯有叔公山不

狃曰非禮也非待禮君子違去其國不道

讎國讎不適仇未臣未適臣臣在國國於而有伐之有伐

其其奔命焉以則奔命奔命死之死之其難可也其亦

也也所託也則隱為所因託則且夫人之行其私

也也夫去國也也夫音扶不以所惡廢鄉其私

○德惡廢棄其其好今子今子去國也以

小惡而欲覆宗國以宗國國而欲覆滅魯謂

之宗不亦難乎言其不若使子率若帥帥

子必辭子謂弗受必王將使我具師師子子

張病之子張即叔孫孫輒輒王問於子洩子洩

事事夫差夫差又又以以會會對曰對曰不不狂狂會雖無與立時

若無能若無必有與必有整整急則人人知懼知懼諸侯將

救之皆中國諸侯諸侯未可以得志焉快志於魯於魯

晉與齊楚輔之交輔齊國齊國是四讎也齊楚

四國共與四國夫魯夫魯齊晉之胥齊晉

觀之觀之是胥亡是胥莒寒莒寒君所知君所知

也也比比君君不救何為不救何為何為三月吳伐三月

也也素知素知不救何為不救何為何為三月吳伐三月

我吳以師子洩率公山不故道險故由險

魯成從武城從武城初武城人或有因於

吳竟田焉先時武城人或僑拘郟人之漚

管者郟人亦僑田吳界漚漚管草於水而

曰何故使吾水滋滋濁也言何及吳師至

及子洩帥前被拘者以伐武城

教吳以伐武克之武果克王犯嘗為之宰王

魯為武城宰澹臺子羽之父好焉澹臺子羽

孔子弟子武城人也其父國人懼懼子羽

與王犯相好好去聲國人懼懼子羽

應內懿子謂景伯孟懿子謂若之何問吳

何以對曰景伯若來斯與之戰即

兵與之何患焉又何且召之而至言犯盟

以召又何求焉又何求吳師克東陽而進

吳師克魯東一宿為舍明日舍

於蠶室魯邑公賓庚公甲叔子與戰于夷

公賓庚公甲叔子與戰于夷皆魯獲叔子與析朱

鉏公賓庚公甲叔子折未鉏三人同車

獻於王吳獻捷於王曰此同車言此三人

必使能是國人能國未可望也得魯國

明日會於庚宗庚宗魯地每日遷舍見

遂次於泗上三宿以上為次遂微虎欲

宵攻王舍微虎魯大夫欲乘私屬徒七

百人私屬徒衆凡七三踊於幕庭於幕

躍設格令士試踊卒三百人卒如字終也

行有若與焉有若孔子弟子與在三及稷

門之內三百人行及或謂季孫或人獻計

曰不足以害吳言三百人不足而多殺國

士而多殺魯國不如已也而勿攻止乃止之

乃使留吳子聞之吳夫差一夕三遷一夕

其舍畏也吳人行成將盟將結盟景伯

曰楚人圍宋在宣十易子而食宋人糗絕

食析骸以爨宋人薪絕析猶無城下之盟

宋華元云城下之盟我未及虧今我雖被
有以國斃不能從也
國勢未而有城下之盟而即滅下是棄國
也魯國也吳輕而遠阻遠○輕去聲不能
以持以將歸矣將退請少待之待其自退盟
弗從魯人不計景伯負載造於萊門言不見
從故負載書將欲乃請釋子服何於吳服
出盟○造七報反
何即子服景伯釋舍也魯人不以吳人許
盟為子欲因留景伯為質於吳
之留景伯許以王子姑曹當之許復求吳王

之子交質而後止吳人不欲留王吳入盟
以當景伯而後止子故遂兩止
而還與吳盟○齊卓公之來也在五季
康子以其妹妻之○妻齊悼公即位而逆之
悼公既即位季魴侯通焉私通於悼公叔父
妻女言其情以其情言於康子自弗敢與也
不敢于齊齊侯怒不歸其妻魯夏五月齊
鮑牧帥師伐我季討不與取謹及闡註經或
譖胡姬於齊侯孺子如賴者或人譖之曰

安孺子之黨也

言胡姬本孺子之黨

六月齊侯殺胡

姬傳言齊侯無終齊侯使如吳請師人乞師

于將以伐我齊未得季姬故乃歸邾子前

為邾討魯懼二國邾子又無道歸邾國又無

君人道吳子使大宰子餘討之子餘即大宰

之罪邾囚諸樓臺樓臺之上拊之以棘也以

荆棘壅蔽之使諸大夫奉太子革以為政

革邾隱公太子使邾○秋及齊平魯及齊

九月臧賔如如齊涖盟賔如臧會之齊問

丘明來涖盟明問丘嬰之且逆季姬以歸

季姬即季康子妹魴侯嬖有寵鮑牧又謂

群公子鮑牧本不欲立陽生曰使女有馬

千乘乎有馬千乘言欲使之為君公子愬

之羣公子以鮑牧聲去聲下同或諧

子言或人譖子姑居於潞齊之路邑以

察之以察罪無若有之若其則分室以行分則

室之半聽若無之無若其則及子之所則復

其出奔及鮑牧使以三分之一行者留其從

位出門及鮑牧使以二乘又留其從者

三分之半道至半使以二乘又留其從者

一從行半道至半使以二乘又留其從者

及潞鮑牧麋之以入麋束縛也東縛鮑遂

殺之牧殺鮑○冬十二月齊人歸謹及闡經見

註李姬嬖故也而歸之也故請

○夏楚人伐陳○秋宋公伐鄭○冬十月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而敗之曰取

○夏楚人伐陳○秋宋公伐鄭○冬十月

○傳九年春齊侯使公孟綽辭師于吳齊與

故辭吳子曰昔歲寡人聞命齊乞師伐魯

命今又革之而易之欲革不知所從命何者

從將進受命於君將進師伐齊以受齊君

○鄭武子賸之嬖許瑕求邑賸即罕達謚

子之嬖也從武子無以與之與許瑕可請外

求邑○賸音刺武子無以與之與許瑕可請外

取瑕請取邑許之其請從故圍宋雍丘許

瑕園宋雍立之宋皇瑗園鄭師立之許瑕雍

邑所謂外取也宋作壘塹成輒壘合既合鄭師

每日遷舍徒舍合其圍壘合既合鄭師

哭許瑕之師知子姚救之也姚即武子賡

大敗子姚二月甲戌宋取鄭師于雍立許取

師之使有能者無死惜其以郊張與鄭羅

歸者○鄭音甲有能○夏楚人伐陳有鍾鼓

陳即吳故也陳背楚就○宋公伐鄭報雍

○秋吳城邠城○邠音寒築溝通江淮溝

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宋口入○晉趙鞅

淮通糧道也今廣陵三江是

卜救鄭趙簡子欲救鄭伐遇水適火得水

井占諸史趙史墨史龜晉大史史龜曰是

謂沈陽水故沈也得以興兵勝故可以興

兵利以伐姜弱故伐姜則利不利子商商

姓屬水故伐齊則可敵宋不吉

宋子姓故史墨曰盈水名也則行故

敵宋不吉史墨曰盈水名也則行故

水盈為子宋姓水位也又得北名位敵之趙鞅

與宋之不可干也言不可干犯炎帝為火

師炎帝即神農有火名姜姓其後也姜姓乃

後水勝火水適火伐姜則可若伐姜姓史

趙曰是謂如川之滿既盈而得水位不可

游也其波流盛鄭方有罪鄭以雙龍伐不

可救也辭窮理屈救鄭則不吉救鄭則不當

吉不知其他其他不知陽虎以周易筮之陽

以周易筮遇泰乾下坤上之需乾上

其吉凶

需泰六五曰宋方吉泰六五曰帝乙歸妹

立為天子故曰帝乙陰而得中有似王者

嫁妹得如其願受福祿而大吉也此言宋

方得不可與也與戰微子啓宋祖封帝乙

之元子也微子為帝乙之長子今卜宋鄭

宋之甥舅也婚姻甥舅社社謂祿也此福

若帝乙之元子若微子歸妹而有吉祿嫁

如願受福我安得吉焉吉在宋則我乃止

乃止不○冬吳子使來傲師伐齊前年齊

伐魯齊既與魯成而止故
吳恨之反與魯謀伐齊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
之六十六

